

# 记住乡愁

## 溧阳彭氏渊源与彭棻洲先生(之四)

□ 彭洪伟

溧阳五大姓“彭马史狄周”中,彭氏排在第一位,而在彭氏宗族中品望最高的是被尊为“为宗祭酒”的彭棻洲先生。彭棻洲名会洪,字四如,号棻洲,生于明末崇祯十四年(公元1641年),卒于清康熙五十八年(公元1719年),溧阳南门彭氏八世孙。棻洲先生为清康熙十五年进士(公元1676年),官至内阁学士、工部右侍郎,正二品,是康熙四十五年丙戌会试大总裁。

### 晚年

罢职在家的棻洲先生恬淡释然,旧衣粗食,督训子弟,鼓励培养晚辈学者。“余馆司空家”(任兰枝《前文学彭载阳先生传》,彭载阳,名敦植字立甫,棻洲先生四伯父)。任兰枝当时启蒙和授业正是在彭棻洲先生家。当时任兰枝虽未与先生行子弟礼,但朝夕相对,先生亲切称任兰枝为“小友”。在家塾,每早讲书开始后,棻洲先生高坐在旁边听讲,讲毕才出来。有一次感叹说“余子必魁多士”。其实,兰枝父亲任文炜(康熙二年举人)与棻洲先生是挚友。棻洲先生入选翰林,文炜到无锡县当教谕。明清时代县设“县儒学”,是一县之最高教育

机关,教谕为负责人。当时,棻洲先生与文炜等人意气风发,相与“联文社”,文会不论寒暑每人“日课五艺”(每天写五篇文章)。当棻洲先生每写成一篇文章,文炜都要看,看后直说“吾畏友”。当时兰枝正值总角(幼年),学制举文,一次文炜总把兰枝制文给棻洲看,棻洲先生惊起,说:兄此子当能继承父志。

这里简要再介绍一下溧阳历史上另一位名相陈名夏,也是在先生家族中启蒙。陈名夏(1601—1654)字百史,明崇祯十六年(1643)杨廷鉴榜进士,会试第一(会元),殿试第三(探花)。“余髫年从先生三子正卿公授句读”(陈名夏《诚斋公传》)意思是:名夏自小在彭氏家学习,师傅是姑父的第三子彭正卿。陈名夏之姑父彭敦直(字礼甫,号诚斋)为棻



文昌阁坐落在溧阳老县城东南角的城墙上。1618年明代教谕金维基所建,太平天国时被毁,光绪十四年(1888年)重修。1941年11月毁于战火。

洲先生从祖父。

公元1707年(康熙四十六年),康熙帝南巡,先生去南京迎接。康熙五十二年,先生再赴京恭候皇上万寿,被皇上加以恩礼,钦赐绢袍等物,同时官复原职,“达到儒臣光荣待遇的极点”(县志675页)。这年先生在京邸留宿任兰枝,查看兰枝的闰艺(八股),先生说必高中。后棻洲先生南返后,任兰枝膺传一甲榜眼,家乡多直呼“奇遇奇遇”。

公元1714年(康熙五十三年),对于“涉及文脉”、关乎本地学子命运,供奉文昌帝君的文昌阁,先生凭借威望,亲力亲为。本县人探花黄梦麟(字砚芝,号鲍斋,康熙二十四年陆肯堂榜),在《重修文昌阁、新建关帝庙记略》中“少司空彭棻洲和全县官吏士绅百姓,同心捐助”。时棻洲先生同宗、同年,状元彭定球赋《赞》一诗以襄盛举:“星区斗野,维溧之阳。临城杰阁,耸峙凌仓。地灵萃止,爰拱文昌”。时任大学士李光地(1642—1718),康熙九年进士,福建泉州安溪人,亦应棻洲先生请,赋《溧阳文昌阁图赞》:“溧阳名区,山环水复。……神作霖雨,岁岁有年。”(县志116页)。

时光荏苒,公元2016年,在先生倡导“涉及文脉”恰300年后的今天,溧阳市委、市政府的18项年度重点工程中的文明城市建设中就有加强“溧阳文

脉”研究。这确实是时代的进步,盛世的表现。追远抚今,感慨万千。先生的后人,溧阳南门19世,中山大学文学教授彭玉平(溧城镇清安人),填的一首《蝶恋花》恰好印证情绪:“丙戌之春,家父来电告知,彭留双副市长(前任,编者



公园内市民健身

注)主持纂修溧阳彭氏宗谱,闻之欣然。昔人恒谓盛世修谱,今宗谱之纂,或可一证也。近接主事授简索句,命以补白。因慨叹今昔,顿起幽渺之思;盘桓平生,略抒一时所感,调寄蝶恋花云尔。”

九曲濂江流韵驻。南郭西门,一脉同彭祖。东野谪仙曾羨顾。无端赢得销魂句。椽笔殷勤修旧谱。历历钦贤,囊内星罗内。客里情怀都几许。吴声古渡深深处。

康熙五十八年,先生歿。

图片提供:何光伟 彭洪伟



原溧阳南门彭氏祖莹坐落在燕山脚下。原址上建成的燕山公园现为市民休闲健身场所。



燕山公园今年灯会展示地方文化。

## 也谈溧阳话

史建明

### 二十六、“羊叫”与“坟”

很小的时候听到一个笑话,那是溧阳宜兴两亲家的调侃。春节期间,溧阳亲家请宜兴亲家来喝酒,宜兴亲家想调节一下气氛,就说:“你家溧阳人为啥(为什么)总欢喜学羊子叫?”“没啊!”溧阳亲家直接否认。“又叫了啊!”宜兴亲家笑着说。“没啊!我没听到啊!”“又叫了!”宜兴亲家望着他直笑。溧阳亲家终于醒悟了,原来是在作弄我啊,“没啊”两字的快读真有点羊子叫的感觉!两亲家相视大笑起来。第二天宜兴亲家请溧阳亲家去宜兴喝酒,酒过三巡,溧阳亲家突然看着门外问:“你家宜兴人门口为点格(为什么)堆土墩墩?”“哟哇!”宜兴亲家也看着门外说。“哦!坟啊!”溧阳亲家说,“哪家作兴弄坟放勒门口啊?”宜兴亲家也悟出了味道,“你这个人啊,翻本厉害咯!”俩人又是开怀大笑。

俩亲家的调侃反映了一个语言现象,那就是否定副词“没有”,两地的表达不一样,溧阳人说“没”,宜兴人说“哟”。一界之隔的近邻,为什么会造成语言上的如此不同呢?



原因虽然很多,但是,仔细分析恐怕与行政隶属有关。汉末以后,溧阳分出了永世县。永世县的语言与宜兴西部(荆溪)语言应该是基本一致的。自西晋开始,宜兴县(含荆溪)界才慢慢清晰,逐步脱离了永世县以及随后的溧阳县,属于常州、苏州、无锡等上级郡府管辖。而溧阳县在历史上基本都受鄣郡、宣郡、金陵郡(南京)等管辖,尤其是受南京管辖时间最长,语言走势发生改变。宜兴话朝着无锡苏州等语言方向发展,溧阳话朝南京的北方话方向发展。而“永嘉丧乱”以后,原先的吴语中心地南京镇江也成了江淮官话的区域,溧阳话因此受到了极大冲击,基本词汇(人称代词和否定副词等)逐渐被北方话所取代,最终造成了宜兴话与溧阳话的某些差异。

宜兴话中的“哟”,属于吴语的基本词汇,而溧阳话中的“没”,却具有了北方话特征。如同我们溧阳话中的“勿”和“不”。